

学人牧者的理想与学术研究在神学教育的角色

郭鸿标

(香港建道神学院神学系主任、本刊顾问)

撮要

上帝是真理知识的源头，亦是宇宙的创造者。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在不同岗位上见证上帝；牧者被呼召装备信徒发展恩赐，在不同领域事奉上帝。在二十一世纪，牧者除了懂得推动教会事工活动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懂得帮助弟兄姊妹从基督信仰角度诠释生活经验。这种服侍是一种在时代潮流文化中进行神学反思的活动。牧者有不同恩赐，笔者集中讨论「学人牧者」的课题，文章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学人牧者」；第二方面，为甚么华人教会需要「学人牧者」？第三方面，这个时代需要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并重的「学人牧者」；第四方面，二十一世纪华人「学人牧者」需要重视的神学课题。笔者提出当代神学教育应该加强公共神学的向度，帮助牧者从基督信仰角度回应世界的挑战。

一 引言

为甚么华人神学教育界在此时此地要探讨「学人牧者」这个课题呢？笔者尝试把从事神学教育中的所见所闻作一个时代反省。本文的作用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发诸位同道的响应和分享。

笔者于 1995 年在德国修读神学博士课程期间，内心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敬虔的学者与牧者」，这亦是笔者回港后投身神学教育之余，参与教会牧养的原因。笔者于按牧后，更加觉得神学教育机构不单致力培训技术工人，而且致力栽培「忠于基督诚于学术的牧人学者」，使他们懂得根据整本旧新约圣经正典进行神学思考，承传历代教会信仰，在全球化及华人文化处境下寻找时代信息，响应时代的挑战，牧养人的心灵。因此，本文不单客观地讨论「牧人学者」这个课题，更表达了笔者个

人的神学教育理想。

笔者认为「牧人学者」(pastor theologian) 与「学人牧者」(theologian pastor) 有不同的定义。前者是指具备牧者情怀和身分的学者，他们可能曾经全时间牧养教会，现时却主要在神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后者则指具备学者修养的牧者，他们曾经在其它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具备神学或哲学博士学位，又或者拥有教牧学博士学位。个人认为神学教育机构应该同样重视培训这两类人才。「牧人学者」是神学院的老师，他们丰富的牧养经验加上学术的反省能力可以成为学生的榜样，帮助同学按部就班地踏上「学人牧者」或「牧人学者」的道路。

本文集中讨论神学教育机构如何传递栽培「学人牧者」(即具备学者修养的牧者) 投身学术研究的异象。本文会从四方面讨论这课题：(一) 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学人牧者」；(二) 为甚么华人教会需要「学人牧者」？(三) 这个时代需要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并重的「学人牧者」；(四) 二十一世纪华人「学人牧者」需要重视的神学课题。

二 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学人牧者」

当笔者阅读一本献给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前院长吉莱斯皮 (Thomas W. Gillespie) 的著作的时候，初次接触到「牧人学者」的观念。¹吉莱斯皮蒙召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受训，期间深受亨德里 (George S. Hendry)、派珀 (Otto A. Piper) 及莱曼 (Paul L. Lehmann) 等人的影响。亨德里精于巴特德语原著，尊重圣经权威，肯定理性的作用，重视属灵上的委身；派珀专精新约圣经原典研究；莱曼敢于挑战基督教伦理轻视群体建立的洞见，刺激更深的神学反省。透过这些敬虔学者与牧者的熏陶，吉莱斯皮被塑造成为日后得力的堂会牧者和植堂先锋。²吉莱斯皮兼具牧者的情怀、学者的深思，在讲道的服侍上显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于 1983 至 1998 年间，吉莱斯皮担任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继续推动训练「牧人学者」的远象。³

当思考「学人牧者」或「牧人学者」这个课题的时候，笔者首先会问：在教会

¹ Wallace M. Alston Jr. ed.,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0), x.

² Alston Jr.,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4.

³ Alston Jr., *Th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W. Gillespie*, 6.

历史中有没有先例呢？按笔者理解，在教会历史中，奥古斯丁是牧者、神学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及加尔文 (John Calvin) 既是「学人牧者」，又是「牧人学者」。奥古斯丁承继使徒保罗在圣经中的教训，深入刻画人的罪性，这种神学上的罪观使路德及加尔文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教义真理有关键性的影响。至于路德及加尔文对教会的贡献，实在是跨世纪甚至划时代的。他们是优秀的「学人牧者」或「牧人学者」，他们把从圣经中领受的亮光整理成扭转时代的神学思想，以推动宗教改革，确立基督新教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教会历史上的属灵伟人是与众不同的，是上帝特殊的拣选。究竟这些跨世纪及划时代的属灵伟人如何进行神学思考、如何实践信仰、如何推动异象？他们的经验对华人神学教育有甚么启迪？本文不会全面讨论路德及加尔文的生平和神学，而只会集中交代他们如何就信仰及教会事奉经验作更深刻的神学思考，然后认定教会更深改革的方向，并且鲜明地传递上帝给他们的时代信息。

笔者选择研究路德的专家罗西 (Bernhard Lohse) 的神学历史进路，沿着路德著作的写作年代，勾画路德神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从而理构出一幅思想发展历程的图画。⁴路德教授诗篇时期 (1513-1515)，对人性的罪有更深刻的体验。诗篇五十三篇 3 节说：「……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⁵诗篇三十二篇 2 节上：「……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上帝不计算 (*imputat*) 人的罪；相反，却把正义算进去 (*reputat*)。上帝是有恩惠怜悯的上帝 (参诗一一〇4)。路德开始摆脱奥克汉姆 (William Ochkam) 乐观的人观，重新重视诗篇中上帝赦免的教训。⁶诗篇二十五篇 11 节：「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⁷路德教授保罗书信时期 (1515-1518；1515-1516 年讲授罗马书，1516-1517 年讲授加拉太书，1517-1518 年讲授希伯来书)，发现救恩在个人以外 (*extra se*) 发生。因此，他对于奥克汉姆和比尔 (Gabriel Biel) 等认为人天生有自由意志行善的观点十分抗拒。他倾向救恩在我们以外 (*extranos*) 发生，同样，公义亦不是在人内里的生命完成，而是外加的 (*aliena iustitia, extranea iustitia*)。⁸路德放弃经院哲学的恩典观，例如恩典累积成内在的生命素质或内涵 (*habitus*)，使人活出德行及恩典不同的形态 (*form*)，例如影响性恩典使人决

⁴ Bernhard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5), 17.

⁵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73.

⁶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67.

⁷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68.

⁸ Lohse, *Luthers Theologie*, 81.

志，然后是另一种恩典帮助人的灵命成长。路德强调上帝恩典独立于人以外运作，不需要人作为最终的根据。经院哲学认为上帝的恩典透过教会的洗礼、圣餐、告诫，将超自然的元素加进人的灵魂。当人透过这种超自然恩典与基督联合，人内在生命就产生新的容量，活出有品格的人生。⁹路德认为人需要的响应是真心相信，而不是例行地参与圣礼。路德的神学反省，促使他对基督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清楚教会应该宣讲甚么信息，以及应该如何更新改革。路德的神学反省，让他了解教会牧者的身分和使命。对路德来说，牧者的召命是正确地宣讲圣道及施行圣礼。路德从教授圣经书卷引发更深层的神学思考，对当时教会藉发售赎罪券来筹款修建教堂的做法深表不满，同时透过神学思考分析教会的问题及提出改善的建议。终于引发 1517 年张贴 95 条改革建议在威登堡教堂门外的事件，触发宗教改革运动。

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加尔文亦是典型的「学人牧者」。¹⁰加尔文是「教师与牧者」(teacher and pastor)，又是「神学家」(theologian)。他不单熟悉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也熟悉古代经典哲学，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尼卡 (Seneca)、西塞罗 (Cicero) 等人的思想。¹¹加尔文透过对神学的反省撰写要理问答和讲章，塑造信徒的虔诚生命。¹²他承继路德因信称义的神学，却开发对信徒生活成圣的讨论，使称义与成圣得到更平衡的处理。对路德来说，只要他紧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他内心就得到安慰。因此，他否定修道生活及灵命成长阶梯。路德虽然同意蒙恩的罪人透过日常的祷告可以经历圣灵的更新及内住，但是他却没有开发这方面的讨论。由于路德的神学研究主要与争议性事件连在一起，因此他对当时并非主要争议的课题，鲜有详细讨论，例如 1530 年他助手墨兰顿与天主教订定奥斯堡信条，就没有在三一论方面出现分歧。虽然路德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奥斯堡信条，但是墨兰顿是在他支持下完成制定信条的工作。相比加尔文，路德在三一论更形沉默，加尔文作为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在神学建构方面，他把路德的思想发展得更完整。近年灵修神学的讨论

⁹ Bernard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Reformation* (London: Longman, 1981), 51.

¹⁰ 参 Randall C. Zachma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The Shape of His Writing and Though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s, 2006). Williston Walker, *John Calvin: Revolutionary, Theologian, Pastor*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 2005). William Wright 指出，Randall Zachman 并不像 Partee、Dowey、Parker 循神学方法的进路了解加尔文；而是从《基督教要义》教育结构及目的论述加尔文作为教师、牧者和神学家。参 William A. Wright,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89 (2007) 1, 178.

¹¹ Mary Coleman,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Review on Religion & Theology* 14 (2007): 2, 241.

¹² John Kelsay, "Review on John Calvin as Teacher, Pastor and Theologian by Randall C. Zachman," *Church History* 76 (2007): 2, 410.

都追溯敬拜 (Doxology) 三一神与属灵生命改变的关系，加尔文的三一论成为重要思想资源。另外，科学与神学的讨论亦追溯加尔文的神学知识论。因此，加尔文神学对后世的神学思考有深远的影响。

综观路德及加尔文两位宗教改革者，他们对信仰生活、教会事工及神学理据的反省，产生跨世纪及划时代的影响。对于华人神学界，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提供一个平台让这样的人才成长，我们应该如何培训影响华人教会未来的「学人牧者」呢？笔者在简单介绍两位宗教改革者后，特别选取十九世纪德国牧者神学家作例子，主要原因是笔者对德国的神学家较为熟悉。当然北美洲的清教徒传统也有杰出的牧者神学家，爱德华滋 (Jonathan Edwards) 便是典型的「学人牧者」，¹³可是，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主要选择德国的例子。

笔者相信，对于华人牧者来说，图尔奈森 (Eduard Thurneysen)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图尔奈森是影响巴特 (Karl Barth) 神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图尔奈森与巴特于 1913 至 1920 年间在邻近的牧区工作，两人经常讨论讲章的题目和信息，并且设计圣经及神学研习课题，同时合作出版讲道集。¹⁴图尔奈森以教会牧养为主要任务，不单将眼光放在完成一桩接一桩的事工；并且就教会牧养所面对的问题，追溯其圣经及神学的根源，作出彻底而全面的反省。¹⁵图尔奈森的神学是以教会为处境，思考人在世界生活所面对的信仰与神学问题。图尔奈森的神学可说是教会神学，而他是一位「学人牧者」。

对于接受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神学训练的牧者来说，神学是非常学术的学问，圣经的记载都需要按当代科学的眼光来解释，因此，基督信仰中超自然部分无形中渐渐缩减。基督教神学的独特性正在于超越的上帝转变为历史耶稣的伟大人格。既然耶稣基督的神性难以获得确定，就只好把焦点放在耶稣伟大无私的爱之上，唤起世人的道德良知。这样的神学取向把基督教神学的独特性约化为道德，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及文化为主的地方，还可以诉诸基督教传统及文化，维持人的基督徒身分。不过，这种文化基督教在面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时候就显得软弱无力。图尔奈森强调神学是教会神学，而不单是文化神学，主要因为他对于教会牧职的认真和重视。他选择以堂会牧师服侍为主，以兼任神学院讲道学教授为副，展示了一个「学人牧者」

¹³ 〈<http://www.christianhistorystore.com/ch77edwards.html>〉 (accessed 3 Jan. 2009).

¹⁴ James D. Smart, "Eduard Thurneysen: Pastor-Theologian," *Theology Today* 16 (1959) 1, 77.

¹⁵ Smart, "Eduard Thurneysen: Pastor-Theologian," 1, 74.

的例子。他的神学理念不单塑造了自己的教会牧养路线，也影响了一代神学大师巴特。

巴特从事神学研究，亦首先根据教会牧养的经验开始，探索更深层的神学问题。当他在教会牧养期间，面对基层人士生活艰难的处境，他思考过往接受的自由主义神学，如何成为人面对现实生活艰难困境的属灵帮助。巴特发现，如果神的道不是真实的话，他真的不知如何宣讲。若按照自由主义神学把圣经肢解，否定非科学的记载，基督信仰将遭贬值为一些道德教训而已。当巴特认真发展他的神学的时候，就开展出《教会教义学》。对他来说，神学是教会一种功能，¹⁶ 神学则可以分类为圣经神学、教义神学及应用神学。圣经神学探讨基督信仰根据的问题，教义神学探讨在教会宣讲的教义问题，应用神学探讨教会牧养的问题。¹⁷ 巴特强调根据上帝的道检查教会的宣讲，笔者把这个理念扩展，根据上帝的道检查教会的所有活动和功能。巴特的神学立根于上帝自我启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建立起一套《教会教义学》。无论赞成或反对巴特神学的人都会同意，巴特有自己一套的完整神学思想，有清楚的理论根据和突破。巴特神学在自由神学思潮下扭转思考方向，确实是独特的一家之言，对于今日教会趋向事工化、追求人数增加及迎合非信徒为主的潮流，确实是一种沈厚有力的神学提醒。

另一位在纳粹德国时代坚持认信的牧者神学家是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他的神学关怀一直都是以教会的本质和召命为核心，探讨教会在人类社会及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角色。¹⁸ 潘霍华在其博士论文〈圣徒相通〉 ("Sanctorum Communio") 中，确立教会的社会性神学 (Theology of Sociality)。¹⁹ 潘霍华的教会神学并不局限于基督教教义本身，而是从教会作为在基督里的实体与上帝对人类社群重建的心意，发展他的神学。潘霍华在 1928 年到西班牙巴塞隆那牧养教会，开始落实他的教会神学。他于 1930 年教授资格论文 Act and Being 中探讨人与他者的关系，发展一种

¹⁶ 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1: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 Prolegomena zur kirchlichen Dogmatik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86), 1.

¹⁷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1, 3.

¹⁸ Geoffrey B. Kelly and F. Burton Nelson, The Cost of Moral Leadership. The Spiritualit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8. 另参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io/133.html>〉,

〈<http://www.satucket.com/lectionary/DBonhoeffer.htm>〉 (accessed 10 Mar. 2009).

¹⁹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A Theological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Chur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1.

「他者的社会性」(sociality of other)。²⁰基于这种神学信念，潘霍华投身阻止纳粹德国操控教会并践踏人类的行动。潘霍华参与持守耶稣基督信仰为中心的神学教育，训练认信教会的牧者。潘霍华强调门徒的代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呼召人不要把这种恩典视为廉价恩典。笔者认为潘霍华这方面的提醒，对今日的信徒仍然起着教导作用。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对群体的需要变成把自己的意愿延伸。我们选取符合自己喜好的群体，这种心态严重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潘霍华强调负责的自由，教会不是独裁的组织，而是上帝的家。人在教会中需要负责任地运用个人的自由，实现上帝对教会的心意。

三 为甚么华人教会需要「学人牧者」？

笔者认为，路德对牧者职事的描述十分正确，牧者应该正确地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笔者认同「学人牧者」的理想，因为这样的牧者能够有效地运用圣经响应时代需要。因此，「学人牧者」应要有效地宣讲及带领教会响应时代挑战。以事工及技术训练为主的神学训练已经不少，甚至圣经学院亦纷纷易名为神学院。究竟圣经学院与神学院有甚么分别呢？简单来说，圣经学院主要提供旧新约圣经书卷解释(exegesis)课程训练，加上基本的教义、教会历史及一些应用科目，培训牧者。圣经学院式的训练是实用为主，圣经书卷解释亦以理解经文内容作讲道和教导，建立教会及宣教为重。由圣经学院变为神学院，基本上是为了提升学术地位，增设道学硕士(Master of Divinity)课程。至于教学理想及理念则没有显著的分别。众多华人神学院已经能够开设神学硕士(Master of Theology)、教牧学博士(Doctor of Ministry)甚至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课程，这是划时代的突破，而华人神学研究的水平亦不断提升。感谢神！然而，笔者须指出，在引用圣经经文作讲道和教导方面，神学诠释仍然未获得正确的重视。举一个例子，「从圣经看……」这类引用圣经经文作讲道和教导的活动，基本上涉及圣经解释(biblical exegesis)及神学诠释(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很多时候，神学院的同工仍然采用圣经学院的思维方式，以为解释圣经后，就可以自动找到响应时代的適切信息。诚然，「从圣经看……」的解经，可以针对个人的心灵需要，对于个人属灵生命更新十分有帮助。可是，这种「个人化」

²⁰ Dietrich Bonhoeffer, *Act and Being.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Ontology in Systematic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6), 11.

的解经进路很容易变成「私人化」(privatized)。当然这类「个人化」的解经往往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内聚的信仰群体——教会，但缺点是无法响应社会和文化课题。当社会变得复杂，弟兄姊妹的需要由属灵上的圣经知识扩展到心理健康、性格问题、人际关系和婚姻等范畴的时候，牧者很容易认为接受一些神学训练以外的辅导训练，将会对教会牧养有更实际帮助。当牧者努力补救弟兄姊妹生命中的破损的时候，关心职场信仰实践的弟兄姊妹就认为教会的讲道和教导过于「由上而下」(top-down)，把基督徒的价值观硬套进复杂的现实社会。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下，牧者需要寻找适切的信息响应职场的复杂情况外，弟兄姊妹的信仰还受到很多社会及世界事件所冲击。这些信仰冲击，不是增加一些教会活动便可以解决的。倘若要有效面对这种挑战，牧者必须付上时间、努力思考这些问题，按照圣经真理宣讲及教导。笔者认为加强牧者讲道能力，不仅涉及改善沟通表达的技巧，也关乎增加对圣经内容及不同文体特色的认识，和建立一种合符神学诠释原则，又配合个人风格的诠释方法，好让牧者有效地传递时代的信息。笔者认为，「学人牧者」需要懂得运用解释圣经的知识，作为响应时代的神学诠释。

综观教会历史中「学人牧者」的例子，他们除了具备美好的属灵生命外，更能够从神学角度思考时代思潮问题，并且在教会的处境下进行神学建构，帮助教会更新，使教会的宣讲更能够响应时代的需要。神学训练除了技术层面外，还应该重视培训「学人牧者」，使教会活泼地宣讲圣道，并且从深度的神学反省，找到批判时代思潮及重建现代人类文化的圣经信息。

牧者蒙召传递上帝的道，需要珍惜圣经及神学的学习，借着祷告将人带到上帝面前。牧者要当心别让全副精力埋葬在行政事务上。牧者是属灵领袖，不是事工项目经理或统筹，这些组织及事务工作可以由具备行政恩赐的非牧职人员来承担。牧者需要安静自己的心，分析教会的方向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牧者需要在繁忙的事务中看出上帝工作的轨迹，不然只是每年周而复始机械式运作。牧者应该珍惜属灵生命的更新与重整，需要在繁忙的教会事务中，寻找心灵空间，反思事奉的方向和焦点，同时需要懂得从圣经及神学角度分析教会事工路向。神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按照神的道审查教会的宣讲及事工，使教会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可称他们为「有牧者情怀的学者」(pastor theologian)，为教会审时度世及探问前路。同样，牧者亦可以像神学工作者，对教会事工进行批判思考，他们不单是教会事工的技术人员，更是

「具神学反省力的牧者」(theologian pastor)。神学思考与教会牧养的整合，应该是神学工作者与牧者共同追求的理想。

「学人牧者」应该是渴慕成为有道可传的人，每个经历神生命改变的基督徒都希望将福音传给亲人朋友。我们内心有一种负担，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我们珍惜阅读圣经及属灵书籍的机会，我们喜欢听道，热心服侍教会。当我们要负责带领查经班的时候，感觉自己圣经一知半解，渴望接受培训。有些弟兄姊妹蒙神呼召，全时间事奉祂。这些弟兄姊妹在领袖及群众的鼓励下，踏上讲坛事奉。感谢神让他们在事奉中成长，可是在缺乏完整神学训练之下负起讲道职责，究竟如何避免瞎子领路的危险呢？笔者鼓励负起讲道职责的弟兄姊妹，谦卑接受完整的神学训练。若已经完成系统化神学训练，亦应该努力求进步，以应付中国教会及社会急速的变化，成为有道可传的人，亦懂得如何宣讲落实于现实人生的「道」。讲道并不等于解经，亦不等于见证分享。讲道并不是按主观感受来分享经文，亦不是对经文作学术研讨；讲道是传道人从神领受信息，针对会众的属灵需要「按时分粮」。讲道的风格因人而异，有人认为只要按圣灵感动，不必预先撰写讲章。亦有人觉得没有预先撰写讲章是轻忽讲道的职事。笔者习惯预先撰写讲章，同时觉得释经讲道对弟兄姊妹能产生更实质的帮助。笔者没有教授讲道学的经验，以下只是一些个人经验分享。笔者认为，讲道其实是一种圣经神学与时代文化互动的诠释，讲道的服侍乃是神学思考反省活动的结果。牧者需要辨别神的心意，按时分粮。讲道者需要让神的道「道成肉身」，响应时代思潮、社会文化议题对弟兄姊妹信仰的冲击，以适切的圣经信息，透过神学上的整理，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因此，讲道可以具备宣教、护教、鼓励等功能。牧者应该努力扩阔知识面，用诸般智能把基督的道理向人解释。

解释经文是往后回溯，寻找经文在原来处境的意思。这个原来处境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该段经文所反映的历史处境，或称「文本视域」(textual horizon)，第二是经文写作时的历史处境，或称「时代视域」(epochal horizon)，第三是经文在圣经作为教会正典为教会整体信徒所了解的历史处境，或称「正典视域」(canonical horizon)。²¹笔者认为，圣经学者往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前两个历史处境，却较少从圣经作为教会正典这角度来解释经文。从圣经作为教会正典这角度解释经文，涉及两方面的知识：第一方面是圣经神学的知识，第二方面是教义神学的知识。圣经神

²¹ Richard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A Prolegomenon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3), 293.

学着重从某个或几个神学主题把旧新约圣经的主题贯串起来。当然，不同的圣经神学对圣经正典主题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纵使当代圣经研究经文的文本语言及修辞研究比圣经神学更受重视，圣经学者还会就圣经神学作研究和论述。但是，一些牧者对神学诠释学会十分陌生，原因之一是后现代哲学诠释学可以抽离圣经，运用哲学概念解构经文，甚至肢解圣经。笔者认为，除了注解经文外，任何经文的解释，自然会触及运用不同观念和例子表达主题信息。我们不要以为引用经文加上例子就等于讲道，因过程中涉及神学诠释的问题。笔者认为，「学人牧者」应该清楚自己采用甚么神学诠释学和根据，笔者在本文无法详细讨论神学诠释学的问题，可是，由于这课题较少为从圣经学院转型的神学院所注意，故此，笔者就稍作交代。牧者预备讲章的时候，运用神学诠释学就圣经文本建构一个神学骨架 (theological framework)，作为响应时代思潮的讲道内涵。笔者认为，「学人牧者」应该根据其圣经知识（包括对文本的了解和圣经神学），把经文与基本教义互相印证，产生一个讲道的神学骨架，然后从这个讲道的神学骨架引伸出对应现今处境的神学远象 (theological visions)。²²范胡撒 (Kevin Vanhoozer) 提出每节经文都有四个焦点：命题 (propositional)、目的 (purpose)、出现形式 (presence) 与能力 (power)。在着重经文的多样性与丰富含意下，圣经象征提供神子民世界观的重要材料。圣经象征不单是历史事件，同时能够改变人的思想模式。²³穆勒 (Richard Muller) 认为神学诠释的模式包括圣经、历史、系统、实践四方面。²⁴

「学人牧者」应该懂得从圣经通过历代教会历史知识的长廊，进入教义及系统神学的领域，经过思想上的激荡和提炼，引伸出实践的属灵指引。「学人牧者」不单要对圣经、基督教历史、教义神学及应用神学有良好基础，同时要了解中国文化哲学，熟习中国基督教历史，明白神在当代中国社会变化中的作为，洞悉当代中国人心灵的需要，培养敏锐的时代触觉，投身教会的牧养，认识弟兄姊妹生命上的挣扎和得胜经历，从而把坚实的圣经研究、神学反思，与现实生活融合，使「道成肉身」。这是传道人毕生努力学习的方向。

当然接受磨炼成为有「道」可传的传道人，并非一时三刻的事。基本上，接受

²²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292.

²³ Lints, *The Fabric of Theology*, 297.

²⁴ Richard A. Muller, *The Study of Theology: From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o Contemporary Formul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1), 171.

系统神学训练，强化阅读原文圣经的能力，掌握历代神学思想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夫。「学人牧者」应该抱着为上帝国度和教会读书研究之目的，用经过检查反省的神学理念指导教会牧养。在现代专业主义的分化意识笼罩下，神学研究与会牧养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神学工作者给定位为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钻研学问，发表学术论文；牧者就被视为在堂会处理实务。本来各按其职互相分工是十分合理的，可是，我们需要批判普遍把神学工作者界定为只重理论不重实践，而将牧者塑造成务实却不必注重抽象思维的观念。作为神学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洞悉今日教牧身分的危机，及早提出警告，让教会避免受长远亏损。在现时教会的生态环境，牧者主要的任务往往是充任教会的事务经理，统筹组织教会活动，努力安排一项又一项活动，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有时，牧者甚至外判一些事工给机构，例如青少年野外历奇、布道训练等。有些教会甚至觉得负责青少年牧养的同工，需要有社工的训练比神学训练更重要。一些教会有庞大的同工团队，一般刚毕业的传道鲜有在「大堂」担任讲道职事，令他们需要更长时间去建立牧者形象。在教会寻求更新模式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警醒，思考牧者的角色是否被缩减为行政人员。当教会集中以行政策略推动人数增加的时候，牧者的身分危机就是远离祈祷、传道及牧养人心灵的呼召。作为神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协助神学生及教牧同工重寻牧者的神圣召命。牧者的主要任务是讲道、教导及担任属灵导师，牧者的属灵领导是由圣经及神学作主导的。牧者不单需要熟练的技术，如处理婚礼、丧礼，更需要掌握婚礼、丧礼的神学意义，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在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围下，需时长久的技术磨练远远不及按照「成功教会」的样板行事那么快捷有效，遑论由技术的层面提升至理论层面的反思。当牧者努力在工作表现上寻求获得认可，就只能藉行政手段取得职位赋予的权力 (positional authority)，却未必有从神领受的属灵权柄 (spiritual authority)。时代牧人需要有从神而来、活泼的时代信息，忠心的牧者得需先在内心为神所抓牢。没有内在本我 (being) 的更新，怎能有产生影响力的宣讲，更何来改变人生命的行动 (doing)。

笔者认为，「学人牧者」不单关注个别教会事工项目的运作方法，更重要是懂得从神学角度来思考教会的本质和功能，例如宣教、崇拜与圣乐、基督教教育、灵命建立、辅导、讲道、牧职与教会增长。若神学训练只着重技巧和方法，很容易局限在「术」的层面。「学人牧者」需要追求神学上的整合，反思教会的讲道、教导、敬

拜、团契、事工模式、活动的神学基础是由「道」指导「术」。「学人牧者」不一定是某方面的专家，但应该追求神学科系内部的整合，由圣经引伸历史、神学、伦理作指导思考，建构適切时代的教会论。「学人牧者」本着神在末世时代对教会的心意，建构他的教会神学和牧会理念，例如教会是甚么？牧者的任务是甚么？「学人牧者」有甚么独特的地方？

「学人牧者」对教会有甚么独特的贡献？他们不仅提供属灵活动服务，而是作「有道可传」的传道人。神学教育不单灌输数据，而是建立人，这包括学术研究、灵命更新、品格建立，和作出响应时代的宣讲，建构適切时代需要的事工理念。学人不单是专才，同时是通才，懂得在神学科目中间作科际整合，又懂得把神学科与非神学科进行科际整合。「学人牧者」可以专攻教牧学研究，亦可以专攻学术科目研究。牧者从事学术研究是为教会而进行，忠于教会信仰，却批判地检视教会的宣讲、事工理念、事工模式。另一方面，「学人牧者」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例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西方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等课题，目的是寻求真理，见证真理。

四 这个时代需要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并重的「学人牧者」

「学人牧者」除了作教会神学的学术研究外，亦需要开展公共神学的研究。究竟教会是否应该在世俗的社会中要求所有人接受基督教价值观呢？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世俗社会应该有一套不受任何宗教信仰主导的「公共理性」，基督徒便不应把宗教道德强加诸其它人身上。究竟教会应该如何建构公共神学呢？笔者认为，基督教学术包括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神学上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教会神学主要对应教会内部的需要；公共神学则对应教会响应社会及文化的议题，例如同性性行为、工作伦理、贫穷、全球化的问题……。

笔者引用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及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作为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并重的「学人牧者」的例子，指出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需要这类牧者。

潘能伯格的《系统神学》巧妙地把教会神学和公共神学结合起来。在关于上帝观部分，潘能伯格把三一上帝放置在世界多元宗教处境讨论，响应宗教多元化的挑

战。潘能伯格本身并非研究世界宗教，但是他正确地提出问题，如果基督教的上帝并非创造天地的上帝，那么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只不过是他们对信仰的诠释，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潘能伯格深信基督信仰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所以他不愿意把信仰经验解释为某些主观心理经验。他要建构基督信仰的客观真实性。他这样处理三一论，并非要把神学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而是敢于面对世界多元宗教处境的事实，不将上帝约化为只是对教会群体有意义的「神学术语」(theological terminology)。²⁵潘能伯格循神学和教义的角度探讨人观及罪观的问题，²⁶与早期关于神学人观的著作有不同的重点。²⁷潘能伯格在教会论方面亦引进德国信义会与罗马天主教对话成果，使《系统神学》关于教会论的讨论更具时代意义。²⁸潘能伯格的神学具备跨科际特色，他参与神学与宗教学、神学与社会科学，及神学与科学的对话，令学术界重视神学的贡献。笔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需要将神学带进学术领域，让非基督徒能够思考神学与各种学科的关系。笔者认为，跨文化研究重视带职宣教召命，故此，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亦需要推动在大学任教的弟兄姊妹寻找信仰与学术的整合，更有效地承担基督徒的召命。

至于莫特曼早期的神学着重耶稣基督的复活²⁹与十架受苦，³⁰及圣灵在教会的工作，³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教会神学。莫特曼早期的著作集中在三一论方面，并关注三一上帝与上帝的国、³²三一上帝与创造、³³三一上帝与历史等课题，³⁴以及上帝的创造与宇宙更新的关系、³⁵³⁶ 圣灵论、³⁷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并且从弥赛亚角度了解耶稣基督，³⁸ 和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特别是智慧与道的关系等课题。³⁹莫特

²⁵参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8).

²⁶参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²⁷参 Wolfhart Pannenberg, Anthropologie in theologisch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

²⁸参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Band III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3).

²⁹参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64).

³⁰参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72).

³¹参 Jürgen Moltmann, Kirche in der Kraft des Geistes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75, 1989).

³²参 Jürgen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80).

³³参 Jürgen Moltmann, Gott in der Schöpfung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86).

³⁴参 Jürgen Moltmann, In der Geschichte des dreieinigen Gottes – Beiträge zur trinitarischen The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1).

³⁵参 Jürgen Moltmann, 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 Eschatologie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5).

³⁶参 Moltman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³⁷参 Jürgen Moltmann, Die Quelle des Lebens: der Heilige Geist und die Theologie des Lebens (Gütersloh: Chr. Kaiser Verlag, 1997).

³⁸参 Jürgen Moltmann, Der Weg Jesu Christi. Christologie in messianischen Dimensionen (Gütersloh: Chr.

曼建立一种具备跨科际向度的教会神学，从神学角度响应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课题，发展一种基督教公共神学。

华人教会需要参考历代「学人牧者」的经验，思考中国处境的神学发展路向。近年汉语神学强调学术意涵，贬低教会意涵；高举「理性」过于「信心」。⁴⁰甚至把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解释为只要有上帝恩典，就不需要人的信心。⁴¹这种观点明显地与以弗所书二章 8、9 节的教导不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笔者同意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按照追寻宇宙真理的渴望，来思考神学课题，却不同意把「信心」的客观对象——上帝——转变成以人为主体。⁴²此外，笔者并不同意把亚奎那的神学归类为「以知求信」，⁴³亦不同意把启示神学视为普遍启示的补充。⁴⁴亚奎那认为人的生存是有目的——指向上帝。上帝为了人得救的缘故，将超越人理性的知识向人启示。上帝圣道的启示修正人理性对上帝的探索。⁴⁵上帝圣道的启示其实是高于理性探索而得的知识，而不是反过来补充普遍启示。按照亚奎那的思路，哲学用理性，神学用信仰。当理性停止的时候，信仰就开始。换句话说，当哲学停止的时候，神学就开始。这就是亚奎那所指哲学是神学的先导 (*Philosophia praeambula Theologiae*) 的意思。当理性的哲学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神学就开始解说这位上帝是谁。因此，理性的哲学为了信仰的神学服务，这就是「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 est Ancillans Theologiae*) 这句的原意。所以，研究上帝圣道启示之学问——神学，是所有学问的归结，这些对亚奎那神学的基本常识，实在难以支持把亚奎那的神学归类为「以知求信」的论点。⁴⁶

笔者认为，大学的神学研究不应只重学术而忽略教会和信仰向度，所以并不同意汉语神学高举理性学术为标准，轻视教会的建议。⁴⁷如果汉语神学继续贬低教会

Kaiser Verlag, 1980)。

³⁹参莫特曼着，曾念粤译：《科学与智慧》（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

⁴⁰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督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页 9。

⁴¹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28。

⁴²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29。

⁴³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33。

⁴⁴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48。

⁴⁵圣多玛斯·亚奎那：《神学大全》第 1 册（台南：碧岳书社，2008），页 3。

⁴⁶郇昆如：〈介绍周克勤神父所译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神学大全介绍》（台南：碧岳书社，2008），页 13。

⁴⁷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37。

和信仰的重要，⁴⁸则神学院应该加强学术研究，向大学的学术界展示教会信仰是合理和科学的。若一般大学没有基督教神学专业，只是在宗教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专业下研究基督教，重点是宗教学和人文学意涵而非神学意涵，⁴⁹那么基督教神学的神学意涵必然受约化。在这种情况下，神学院必须努力证明基督教神学的教会意涵与信仰意涵，不会妨碍其学术性发展。如果大学的学术神学有别于教会传统的汉语神学，⁵⁰那么神学教育界便需要正视这方面的挑战，建立一种重视基督信仰和教会的汉语神学。

五 二十一世纪华人「学人牧者」需要重视的神学课题

笔者认为，二十一世纪华人「学人牧者」应该加强公共神学的建构工夫。公共神学的向度包括科学与神学、社会伦理、文化神学、宗教哲学、汉语神学等课题。「学人牧者」需要忠于基督信仰，在人文学界以优秀研究成果见证上帝。「学人牧者」应该不受地域的限制，牧养基督教学术研究团队，建立华人基督徒学者团契，向华人学者传福音。笔者认为，神学院应该强调神学与其它科系的整合，在神学训练中加强社会文化的向度。公共神学首要的任务是探讨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相互关系。福音派对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的立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以传福音为主轴；第二类是以史托德为首，主张传福音与社会公义并重，但仍以传福音优先；第三类是传福音与追求社会公义都是宣教一部分，代表人是赛德 (Ron Sider)、帕迪拉 (Rene Padilla)、埃斯科巴 (Samuel Escobar)。作为神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白文化更新或社会改革不能促进天国实现人间，然而，这并不表示基督徒与教会不必关心文化更新或社会改革的课题。从神学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基督为中心及救赎论出发，结合创造论处理「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的课题。因为始祖已经犯罪堕落，人类整体活在堕落的人性与文化中，因此不能脱离耶稣基督的救赎谈文化更新。「救赎文化」的理想亦只可能有限地实现在人间。⁵¹笔者认为，凯珀 (Abraham Kuyper) 强调基督是文化之主，并且在公共领域实践见证基督的使命，实在值得佩服。不过，凯珀把重点放在人类文化基督化，忽视传福音的使命，这难以彻底地改

⁴⁸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40。

⁴⁹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67。

⁵⁰黄保罗：《汉语学术神学》，页 75。

⁵¹吴献章：〈文化更新？（上）——失乐园后的失焦与聚焦〉，《举目》第 26 期（2007 年 5 月），页 23。

变人心。⁵²纵使教会传福音效果极佳，以至社会大部分人归信，我们仍然要问，这是否可以达致文化基督化的结果。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提出社会不等于人总和，纵使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人，并不表示社会可以变得有道德。原因是社会有制度，制度性的恶不能从个人道德层面获致解决，我们需要在社会及制度层面来处理。⁵³笔者同意文化使命是文化宣教的一种，⁵⁴基督徒不应从文化、政治、社会道德等领域退下来，相反需要寻求共通语言向非基督徒社会传达基督徒的价值观。⁵⁵作为牧者，亦需要具备公共神学的训练，以响应社会及文化的课题。

(一) 科学与神学

由于中国学生学者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总觉得基督信仰不合乎科学要求，因此，神学与科学的研究在中国处境是重要的神学课题。究竟「学人牧者」可以如何响应中国学术界的挑战呢？笔者认为，神学院必须发展高等学术研究并且培养教牧同工成为「学人牧者」，其中一个重要范围是基督教神学与科学的研究。牧者需要从宣教的角度与当代学术思潮对话交流。普兰丁格 (Alvin Plantinga) 的改革宗神学知识论⁵⁶与邓勃斯基 (William A. Dembski) 的智能设计论⁵⁷，均属学术界接受的论说。尽管有学者持反对的意见，但最低限度他们已经在学术界的平台进行沟通对话的工作。虽然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未必能够容易放下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观点，然而，部分基督徒哲学家的著作已给翻译成中文。其中有宗教哲学方面⁵⁸，亦有科学方面，⁵⁹藉此也引进宗教思想。

智慧设计论是一种肯定宇宙有智慧设计者的科学理论，它并非一种护教学，却蕴含基督教及一神宗教的神观。笔者敬佩基督徒科学家对信仰与学科整合的抱负。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学术界中，他们坚持宇宙由神设计的信念，十分难得。作为神学工作者，笔者认为，当代神学研究需要强调「科学神学」(scientific theology) 的议题。既然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探索大自然规律的时候，应该可以窥见上帝工作的痕

⁵²吴献章：〈文化更新？（下）——失乐园后的失焦与聚焦〉，《举目》第27期（2007年9月），页27。

⁵³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 Politic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⁵⁴陈宗清：〈从文化使命到文化宣教〉，《举目》第26期（2007年5月），页20。

⁵⁵熊璩：〈文化使命与双职事奉〉，《举目》第9期（2003年3月），页18。

⁵⁶阿尔文·普兰丁格着，邢滔滔等译：《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⁵⁷邓勃斯基着，卢风译：《智能设计论》（香港：天道书楼，2004）。

⁵⁸参凯利·詹姆斯·克拉克着，唐安译：《重近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普兰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⁵⁹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科学的灵魂》（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迹。作为承继宗教改革者路德的更正教神学研究者，我们高举十架神学，但也需要正面了解上帝在大自然创造所表彰的荣美。根顿 (Colin Gunton) 建议从三一上帝观出发思考创造，然后开展一种对自然的神学理解 (theology of Nature)。⁶⁰ 麦格拉 (Alister McGrath) 尝试在强调启示的同时，努力发展一种更正教式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⁶¹ 麦格拉参照加尔文两种关于上帝的知识 (duplex cognition Dei)，界定「上帝乃创造主」 (God as Creator) 及「上帝乃救赎主」 (God as Redeemer)，⁶² 强调加尔文的神学注重神与人在世界的关系。麦格拉指出，巴尔塔萨 (Hans Urs von Balthasar) 及爱德华滋均重视大自然的美，⁶³ 并从真善美三方面探讨科学神学，⁶⁴ 值得鼓励。

(二) 伦理学与神学

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重视中国社会处境下的伦理反省，透过讨论社会伦理的议题，分享基督信仰和价值观，我们应该珍惜参与基督教伦理学的研究机会。伦理学课题可以分三大类：(1) 性伦理，例如同性恋、同性婚姻；(2) 生命伦理，例如堕胎、自杀、安乐死、生育、器官移植、干细胞研究、基因工程、动物权利……；(3) 社会伦理，例如工作、商业、经济、贫穷与全球化、战争、改制、人权等。

笔者认为，「学人牧者」应该开展职场神学研究，了解弟兄姊妹在职场上面对信仰与现实的挣扎，重新思考基督徒伦理的问题。究竟基督徒伦理应该是黑白分明，还是有很多灰色地带呢？基督徒职场伦理着重处境的独特性，那么如何与原则保持平衡呢？究竟甚么是基督徒职场伦理的原则呢？或者把问题往深推进一步，究竟基督徒职场伦理有没有原则呢？还是基督徒职场伦理应该放弃命题式进路，采取故事的角度解释圣经文本呢？究竟基督徒职场伦理如何找到合理的道德推理，也同时找到建立人德行的途径？⁶⁵ 世界在全球化发展下，经济以知识型主导。信息技术突破性的发展及网络功能的提升，增加人获得信息的速度，而工作的模式亦超越地域的

⁶⁰ Colin E. Gunton, *The Triune Creator. A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8), 145.

⁶¹ Alister E.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 *Na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1), 295.

⁶²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 *Nature*, 275.

⁶³ Alister E. McGrath, *Science &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136.

⁶⁴ McGrath, *A Scientific Theology*, vol. III, *Theory* (London: T&T Clark, 2003).

⁶⁵ 参郭鸿标：〈基督教工作神学对社会和谐贡献〉，《建道学刊》第29期（2008年1月），页109~140。另参卓新平、许志伟编：《基督宗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页154~181。

限制。⁶⁶在这样的全球网络关系下，过往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对立缩减。例如源自美国的次按风暴可以导致全球金融海啸，虽然中国经济体系因着尚未完成开放，受到实时冲击程度较一些欧美国家为低，但是中国政府不能闭关自守完成「保八」的理想，必须留心国际金融的走势，评估对中国出口的打击，然后按阶段推出救市方案，刺激内需。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要超英赶美，便不能只停留在本土化的路线上，而必须踏足国际舞台。中国申办 2008 奥运，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军舰保护商船，在在显示出中国掌握提高本土素质及融入国际的平衡力。

（三）宗教、文化研究与神学

上列例子对神学教育亦有所提示。笔者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工人投身教会的事奉，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学人牧者」需要懂得中国民间宗教的知识，以及明白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汉学研究、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教会情况研究、中国神学研究等对二十一世纪的牧者十分重要。

「学人牧者」需要懂得世界宗教研究的方法与发展，尝试在世界多元宗教处境下解释基督教的独特性。当社会把基督教视为与一般宗教无异，在人类历史文化进程中基于环境及文化因素形成某种世界观的时候，「学人牧者」如何解释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不同的地方在于神亲自的启示？二十一世纪「学人牧者」需要强化宗教研究的知识，面对多元主义宗教神学，清楚有力地陈述坚持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希望的信仰。笔者发现很多学者误解巴特的宗教立场，总是把他归类为排他主义。其实，巴特不单批判人类宗教，同时批判基督教。对他来说，「信仰」(Glaube) 与「宗教」(Religion) 是不同的：「宗教」是人在历史中寻找上帝的表现；「信仰」是指上帝亲自向人启示自己并且激发人产生敬畏。因此，「上帝的启示乃是对宗教的扬弃」(Gottes Offenbarung als Aufhebung der Religion) 这话，强调在历史中的基督教可以沦为「宗教」，为上帝所放弃。若基督教要成为真的宗教，必须承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透过圣灵在教会赏赐给信徒恩典。⁶⁷

按笔者了解，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较注重亚奎那及启蒙运动研究，故此，「学人牧者」应该加强这些领域的研究，强调从基督信仰角度演绎亚奎那的神

⁶⁶汤马斯·佛里曼着，杨振富、潘勋译：《世界是平的》（台北：雅言文化，2005），页 55。

⁶⁷ Karl Barth,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Band 4.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 Prolegomena zur kirchlichen Dogmatik*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993), 377.

学。笔者发现，不少中国学者将亚奎那视为哲学家，忽视亚奎那本身信仰基督与作为神学家的身分。⁶⁸此外，「学人牧者」应该加强启蒙运动前后哲学及神学思想的研究。笔者发现，不少中国学者可以分辨法国启蒙运动倾向革命思想，英国启蒙运动倾向自然神论，把上帝弃置于宇宙自然规律以外，德国启蒙运动倾向保持理性与启示吊诡 (paradox) 的平衡。然而，中国学者较少注意近代西方神学家如何面对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轻视上帝启示的方法。因此，「学人牧者」可以在这些学术课题上分享研究成果，促进互相交流，见证基督。⁶⁹

(四) 汉语神学

现时中国学术界出现一批对基督教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他们大部分并非基督徒。究竟从事神学教育的「学人牧者」应该如何响应这个现象呢？笔者抱着既喜亦忧的态度：一方面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站在同情基督教的角度为基督教讲公道的说话，对基督教来说，这十分有利。可是，在另一方面，非基督徒学者极可能按照个人喜好，选择性接受基督教神学思想，结果所诠释的基督教可以与历代教会所认信的信仰有严重的差异。在当前中国处境下，汉语神学是一门十分热门的项目。不少学者对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研究发生兴趣。这包括对奥古斯丁、亚他拿修、亚奎那、路德、加尔文，甚至当代欧洲德国、英国神学家和当代亚洲神学家的研究。中国学者重视汉语神学是值得欣慰的事。从学术自由角度来看，中国学者认为研究神学不必受基督信仰所局限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亦可理解他们倾向在教会以外进行客观学术研究的想法。故此，笔者认为，「学人牧者」应该在尊重中国学者那种放开基督信仰及摆脱教会来建构汉语神学方法的大前提下，清楚解释神学研究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以及神研究与教会的关系。⁷⁰当然，汉语神学与圣经研究的关系不容忽视，「学人牧者」应该珍惜机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对话及交流，让中国学者理解汉语神学可以具备更大兼容性，尊重基督徒演绎基督教神学的权利。非基

⁶⁸参郭鸿标："Thomas Aquinas's Virtue Ethics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Sino-Theological Ethics", 《建道学刊》第 27 期 (2007 年 1 月), 页 117~136。另参郭鸿标：〈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及其对汉语伦理学的启示〉, 许志伟编：《基督教思想评论》(北京：世纪出版集团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页 97~110。

⁶⁹参郭鸿标："Schleiermacher on Piety", 《建道学刊》第 27 期 (2007 年 1 月), 页 137~167。

⁷⁰参郭鸿标：〈对「汉语神学」的神学反思〉, 《建道学刊》第 26 期 (2006 年 7 月), 页 169~191。另参郭鸿标：〈对何光沪教授的「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及「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两文章的回应〉, 《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页 149~165。另参 Benedict Hung-biu Kwok: "A Response to He Guanghu's 'The Basis and Significance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and Approaches to Sino-Christian Theology'," in Huilin Yang & Daniel H. N. Yeung eds.,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 Press, 2006), 133-149。

信徒可以参与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但是不能轻视基督信仰或者教会，更不应该妄顾基督教二千年神学传统，断言教会神学不是学术神学。

五 总结

笔者认为，神学训练本身可以多元化，例如着重某项事工的技术，亦可以着重牧养方法，亦可以强调整合的训练，亦可以强调「学人牧者」的训练。每种神学训练都有价值和服侍对象，各自对神的国度都有重要贡献。然而，香港众神学院有过百位具备博士学位的教师，再加上世界各地华人神学院及牧者，我们需要求问上帝，这样的条件，到底为了完成上帝甚么心意呢？笔者认为，神学院强化「学人牧者」的训练，并非追求时尚，而是善用上帝所赐的资源，为上帝培训二十一世纪时代的工人。愿以此互勉，阿们。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 36 期，2014 年 4 月。

(本文曾刊载在 郭伟联主编。《事奉生命的建造-- 建道神学院 110 周年院庆神学教育咨询会议论文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9。页 244-267。蒙作者供稿，谨此致谢！)